

马克·吐温 幽默小说精选

刘荣跃 编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马克·吐温幽默小说精选

刘荣跃 编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毅平
责任校对 可 人
封面设计 邢士元

马克·吐温幽默小说精选

刘荣跃 编译

出版发行/宁夏人民出版社(中国·宁夏)

印刷/宁夏日报社振新印刷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

字数 278 千 印数 0,001—3,000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7—01736—2/I·511

定价:16.00 元

目 录

1	玩笑让埃德发了财
10	臭名昭著的跳蛙
18	坏小子的故事
23	一个奇怪的梦
35	牛肉大合同真相
45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53	中世纪传奇
63	我的表
67	科学对幸运
71	好孩子的故事
77	一次审判
85	爱德华与乔治：一个传说
93	在加兹比旅店住宿的人
100	麦克威廉斯太太与闪电
110	麦克威廉斯夫妇与防盗铃
120	失窃的白象

目 录

148	获救的罪人
162	一个幽灵的故事
170	幸运
177	充当旅行服务员
197	百万英镑钞票
225	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
235	腐蚀优秀城镇的人
299	两个小故事
313	迟到的俄国护照
336	生活五恩赐
340	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365	三万美元遗产
400	一则寓言
403	列车里的同类相食
415	他活着还是死了？
427	朱庇特神庙维纳斯雕像传奇
436	幽默大师的不朽之作(译后记)

玩笑让埃德发了财

让我们感谢傻瓜们吧。不是因为他们，我们何以能成功。

——普德赫德·威尔逊新历书

在美国内战爆发前几年，已开始显露出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烟叶贸易中心——聪明人是能够看出这种迹象来的。那时孟菲斯当然有一个浮码头。虽然也铺设有一条倾斜的码头作货运之用，但轮船都停泊在浮码头外围，一切装货、卸货都经过浮码头往返于轮船和岸边之间。因此浮码头上就需要不少的工人，他们一天中有时非常繁忙，有时又把空闲时间打发得好过一些；一般说来，他们都爱搞些恶作剧，互相取闹一阵子。大家最喜欢取笑的对象就是埃德·杰克逊，因为他自己从不开玩笑，当然也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了——不管大家说什么他都信以为真。

一天他把自己的度假计划告诉大家。这次他既不去钓鱼也不去打猎——不，他已想出了一个更好的计划。他要去看看纽约，为此他平时省吃俭用，从月收入四十美元中存下了足够的钱。

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惊人的想法。它意味着旅行——

长远的旅行——在那时意味着去看世界，在我们那些时候等于是去航行周游世界了。最初其他年轻人以为他脑子出了毛病，但后来发现他是当真的，这时想到的便是，这是一次多么好的对他这次旅行恶作剧的机会啊。

小伙子们对这件事仔仔细细进行了研究，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作出计划，他们的打算是：由一个同谋者给埃德一封介绍信，哄着他把此信交给康芒多·范德比尔特。^①这件事并不难。可是埃德回到孟菲斯后会怎么样呢？这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心地善良，从不因为开玩笑生气；不过那些玩笑并没使他感到羞辱、丢脸。而这个玩笑可是很残酷的，开这样的玩笑等于是煽风点火。埃德是一个南方人，心非常好——这种性格的英国人，受骗回来时会尽力把同谋者们杀光，然后再自我毁灭。然而，这样的机会不能放弃——这个玩笑都不开是不划算的。

于是他们精心细致地写好了一封信，署名艾尔弗雷德·费尔柴尔德，笔调流畅而友好。信上说送信者是写信人儿子的知心朋友，才华出众，品质优秀，它还恳求康芒多看在写信人的分上，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好一些。然后信里又说道“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你也许把我忘记了，不过你会很容易从对少年的回忆中记起我来的，只要我让你想起那晚我们是如何盗取老斯蒂文生的果园的；在他沿路追赶我们时，我们又是怎样穿过田野，折回身去把他的苹果卖给了他的厨子，买了许多炸面饼圈吃；我们那时——”

① 范德比尔特家族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等等，等等，说些假想的人的名字，详详细细描述着各种狂热、可笑，当然也纯粹是虚构的小学男生们的恶作剧和冒险活动，不过把它们描述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

埃德被一本正经地问是否愿意把一封信带给伟大的百万富翁康芒多·范德比尔特。大家料到这个问题会让埃德大吃一惊，果然如此。

“什么？你认识那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呀？”

“我不认识，不过我父亲认识。他们小学一起念过书。如果我愿意，我会写信去问父亲。我知道看在我的分上，他会很高兴让你带信去的。”

埃德真不知道如何用言语来表达他的感激和高兴。三天过后信交到了他手里。他开始起程旅行，出发时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仍然感激不尽。待他的身影消失后，伙伴们便舒心地放声大笑起来——之后平静下去，不再那么高兴了，也不再那么满意了。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对这个骗人的小聪明的怀疑，此时又袭上了心头。

埃德到达纽约后，一路来到了康芒多·范德比尔特的公司，被领进一间巨大的接待室里，那儿有二十个人在耐心等待着，好让百万富翁在他私人办公室里依次会见他们每人两分钟。一个职员要埃德的名片，却得到了那封信。片刻之后埃德便被叫了进去，他发现范德比尔特先生一个人在那里，那封信——打开——放在手上。

“请坐，你叫——嗯——”

“杰克逊。”

“哦——请坐，杰克逊先生。从这封信开头几句看它好

像是一个老朋友写来的。让我——我浏览一下这封信。他说——他说——唉，他叫什么来着？”他翻动信纸看见了签名。“艾尔弗雷德·费尔柴尔德——唔——费尔柴尔德——我记不起这个名字了。不过这没关系——许许多多名字我都忘记了，他说——他说——唔——唔——哦，呵，太好了！哦，太少见了！我不太记得清了，但我好像——过一会儿我一切都会记起来的。他说——他说——唔——唔——哦，但那是一个游戏呀！啊，太妙了！我记起来了！那一切当然是模糊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这些名字——其中有些飘忽不定，难以确定——不过，喔，我知道有过那么回事——我感觉得到！天啦，这事让人觉得多么热乎乎的，它又唤回了我逝去的青春！唉，唉，唉，我现在不得不回到这让人乏味的现实世界中来了——工作压迫着，人们等待着——今晚睡觉前我再接着回忆吧，再回味一下青春生活吧。请你回去见到费尔柴尔德后代我向他表示感谢——我过去经常叫他艾尔费，我想——我工作太辛苦了，精神太疲倦了，这封信又让我有了生机，请你代我向他表示感激，告诉他不管什么事，只要我能为他或他的任何朋友办的，我都会尽心去办。至于你吗，小伙子，你是我的客人；你绝不能住在任何一家纽约的旅店里。就在那里坐一会儿，让我把这些人打发走，然后我们一起回家，我会照顾好你的，小伙子——这事你放心好啦。”

埃德在纽约舒舒服服玩了一个星期——从来没怀疑过康芒多那双敏锐的眼睛在盯着他，每天都在被掂量着、打量着、分析着、考验着、检验着。

是的，他度过了一段极其美好的时光，没写一封信回去，而是把一切都留着，回去时全部告诉伙伴们。有两次，他比较中肯、有理性地提出该回去了，但康芒多说，“不——等一等，你别管这事好啦，我会告诉你啥时该走的。”

在那些日子里，康芒多正组建着他的一些庞大的联合体——把互相冲突、七零八落的铁路公司合并成有机的体系，把漂浮不定的贸易集中在有效的中心——这当中，他那具有远见卓识的眼力已发现了那庞大的烟叶贸易集中地孟菲斯——这前面已经提到——他已决心抓住这块宝地，把它据为己有。

一周过去了。这时康芒多说：

“现在你可以回去了。不过咱们先把烟叶的事谈谈。我现在了解你了。我对你的能力像你一样了解——也许比你更了解些。你明白烟叶的事，明白我要去夺取它。你也明白我为此已考虑成熟的计划。我需要一个了解我心思的人，并且能够作为我在孟菲斯的代理人，全权负责那里的重要生意——我因此选中了你。”

“我！”

“不错。当然，你的薪水会很高的——因为你是我的代理人嘛。以后你的薪水还会增加，你会得到的。你需要少量助手，自己去挑选吧——不过要慎重。绝不要只顾朋友情面挑人；一切都要公平竞争；最好选你了解的人，你的朋友，而不要选不熟悉的人。”

康芒多就这方面的问题又谈了一些，说：“再见了，小伙子，代我感谢艾尔弗，是他把你派到了我这里。”

埃德一到孟菲斯便直奔码头而去，异常兴奋，他要把自己伟大的消息告诉伙伴们，要一再感谢他们想到让他把信带给了范德比尔特先生。碰巧那是一个很闲的时候。时值中午，天气酷热，码头上不见一个人影。但当埃德穿过货堆时，他看见一个穿白色亚麻服的人长摊摊地睡在天篷下一堆粮袋上，心想，“那是他们当中的一个。”然后加快了步子；接着他又说：“是查理——是费尔柴尔德”；然后把一只手满怀深情地放在睡着的人身上。那人懒洋洋地睁开双眼，刚一看见埃德脸色就变白了，身子从那堆袋子上滚了下去，像一阵风似地飞向浮码头，把埃德一个人抛在那里！

埃德十分茫然，呆若木鸡。费尔柴尔德疯了吗？这是什么意思？他慢慢地、迷迷糊糊地朝浮码头走去，转过一个货堆，突然遇见了两个伙计。他们愉快地大笑着谈什么高兴的事，听见他的脚步声时抬起头来，视线正和他的碰在一起；于是笑声嘎然而止，没等埃德说话他们全都跑开了，像被追猎的鹿一样猛地从许多桶和一捆捆的东西上窜过去。埃德再一次惊呆了。难道这些伙计们都疯了吗？他们举止如此异常，该作何解释呢？他就这样神思恍惚朝前走去，来到了浮码头——这里一切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他穿过舱面，转角走下外防护装置，听见一人在激烈地说——“啊，老天爷！”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色亚麻衣服的人纵身跳入了水里。

这个年轻人咳着，喉咙哽住，大声叫道：

“你走开！别碰我。那事不是我做的，我发誓不是我做

的!”

“你做什么?”

“给你那——”

“别在意你没做什么好啦——快出来吧!干吗你们行为都这样奇怪呢?我干什么事了吗?”

“你?唉,你什么事也没干。只是——”

“唔,那么,你们干吗都躲着我呢?干吗这样对待我呢?”

“我——嗯——不过你没有什么怨恨我们的吗?”

“当然没有。干吗会想到这上面?”

“你以名誉担保——不怨恨我们?”

“我以名誉担保。”

“你发誓!”

“我不明白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不管怎样我发誓。”

“你愿意和我握手?”

“天知道我高兴着呢!唉呀,我简直太想和人握手了!”

落水的人咕哝道:“该死,”他感到事情不妙,“根本没有把信交出去——不过没关系,我不会再提这事了。”他爬起来,水淋淋地走过来和埃德握手。那些同谋者们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出现了——先是个个作好打架的准备——然后认清了眼前温和的情形,谨慎地壮着胆走上前来,加入了友好的聚会之中。

埃德急切询问他们行为何以如此古怪,而他们回答得含糊其词,假装说那只是开玩笑的,想看看他会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解释了。每个人都心想,“他根本没把信送出去,如果他早就知道这玩笑,

或者我们太呆，站出来把玩笑的事说了，那么倒是我们自己被开了玩笑。”

然后，他们当然想知道所有关于旅行的情况，他于是说：

“都到这个锅炉平台上来吧，叫些饮料来——我请客。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们的。今晚我也请客——咱们将吃吃牡蛎，好好乐一乐！”

饮料送来了，香烟点燃了，埃德说：

“唔，我把信给范德比尔特先生时——”

“天哪！”

“老天爷，你们真让我吃惊。出什么事啦？”

“哦——嗯——没事。没事——是椅子上有颗钉子。”一人说。

“可是你们全都在喊呀。不过没关系的。当我把信交给——”

“你真的把信交出去了？”他们面面相觑，像那些以为自己在做梦的人一样。

然后他们都静下心来听埃德讲述，随着故事的深入，奇特的事不断增多，他们震惊得哑口无言，故事的有趣使他们惊羡得透不过气来。两小时内他们几乎没低声说一个字，只是坐在那儿个个像石化物一般，陶醉于那不朽的传奇之中。故事终于结束了，埃德说道：

“这一切都归功于你们，伙计们，我会永远对你们感激不尽的——唉呀，你们是我一生中有过的最好朋友！你们都会有工作干的，我需要你们每一个人。我了解你们——

我从背面也了解你们，像赌徒们说的那样。你们常开玩笑，以及干些诸如此类的事，但你们是纯正的，身上都贴着品质证明。查理·费尔柴尔德，你将成为我的第一得力助手，因为你有一流的才能，因为你让我去送那封信，因为你父亲为我写了那封信，我才好让范德比尔特先生高兴高兴，他说那会让他高兴的！现在让咱们衷心为那个伟大的人干杯吧！”

是呀，时机一到，人才自出——即使他在一千英里之外，并且不得不从一个恶作剧中被发现。

臭名昭著的跳蛙

一位朋友从东部来信，让我去拜访那位温厚而多舌的老西蒙·惠勒，并向他打听一下朋友的朋友利奥尼达斯·沃·斯迈利的情况。我一一照办，以下便是我拜访的结果。我隐隐怀疑利奥尼达斯·沃·斯迈利是一个神话式的人物；我朋友根本就不知道这样一个人；他只是猜想，假如我向老惠勒打听斯迈利的事，可能会让他想到那个丢尽脸面的吉姆·斯迈利，他会因此滔滔不绝、令人恼怒地讲起关于吉姆·斯迈利的往事，冗长乏味，烦人透顶——这对于我是毫无用处的。假如朋友这样预计，那么他算预计对了。

我在那个衰败的安杰尔矿区市镇见到西蒙·惠勒时，他正在坍塌了的小旅馆酒吧里，在火炉旁舒适地打着瞌睡。我发现他身体胖胖的，脑袋光光的，平静的脸上显得温柔纯朴，十分可爱。我走近时他便醒了，向我问好。我说，一个朋友托我来打听一下他幼时的一位好友，名叫利奥尼达斯·沃·斯迈利——利奥尼达斯·沃·斯迈利牧师，一个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年轻人，朋友听说他曾经在安杰尔矿区市镇住过。我又对惠勒先生补充说，假如他能告诉我

任何关于 利奥尼达斯·沃·斯迈利牧师的事，我会感激不尽的。

西蒙·惠勒让我退到一个角落，把他的椅子给我坐下，自己也坐下来，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下面这个单调乏味的故事。他从未笑一笑，皱一皱眉头，声音自始至终都是那么温和，连一丁点儿激情也没有；不过，尽管他的讲述没完没了，但我却深深地感到了一种认真诚挚的态度，这使我清楚地看到，他非但没有想到自己的故事有任何滑稽可笑之处，而且他真的认为这件事相当重要，很钦佩其中的两位主人公，认为他们颇善于待人处世，在玩弄手腕上简直是出类拔萃的天才。我任他喋喋不休地讲下去，一次也没有打断他。

“牧师利奥尼达斯·沃……唔……牧师利——哦，这儿是有那么个家伙，叫杰姆·斯迈利，是在四九年^①冬天——或者是五〇年春天——不知咋的，我记不准了，不过我为啥觉得是在那两年里呢，因为他刚来这个市镇时，那个大水槽还没修完呢；管它的，反正他那时是这儿最古怪的人，凡是你眼睛见到过的东西，他没有不拿来打赌的，只要有人愿意和他打，如果不愿意，他和你交换位置打赌也行。凡是适合对方的也都适合他——只要能打赌，他就高兴满意，而且他运气老是那么好，不一般的好，多数时候都是他赢——他随时都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和人打赌；你找不到一件那家伙不能和你打赌的事情，并且随你站哪一方都行，如

① 指一八四九年。

我刚才所说。假如有场赛马，结束时你要么会看见他满脸喜色，要么会看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狗打架，他要打赌；猫打架，他要打赌；鸡打架，他要打赌；唉，假如有两只鸟儿落在栅栏上，他也会向你打赌哪只先飞走；假如有野营布道会，他会经常去那儿并拿沃克牧师来打赌——他认为沃克是这个地方最会说教的人，事实也如此，还是一个好心的人儿。甚至假如他看见一只大摇大摆的蟑螂在朝着某个方向爬去，他也会和你打赌它要多长时间爬到——爬到它要去的任何地方。假如你想和他打一下赌，他甚至会同着蟑螂走到国外去，看看它究竟要走到哪里，路上要走多长时间。这儿好多男孩子都见过斯迈利，并且都能给你讲他的故事。唉，这对他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管它啥事他都要打赌——真是一个再危险不过的家伙。沃克牧师的妻子有一次重病了好久，好像无法医治了。一天上午沃克走进斯迈利家，斯迈利站起来，问他妻子怎样了，他说大有好转——感谢上帝大慈大悲——她已很有精神。承蒙上天的赐福，她会好起来的！可是斯迈利也没先想一下，就说道：‘唔，我拿两元五打赌，她绝不会好起来的。’

“今年斯迈利弄到一匹母马——男孩们都管它叫乌龟老马，不过你知道这只是开玩笑，因为它当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慢——斯迈利还经常拿它打赌赢钱呢，尽管它慢得要死，老是患有气喘、马腺疫、肺结核之类的病。他们常让它先跑两、三百码远，然后再让别的马赶上它；但是它总在快到终点时变得兴奋起来，拼了老命似地往前跑，一会儿撒腿四脚腾飞，一会儿跨过一道道围栏，身后卷起的